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6

为学生提供“体能”教育福利

本章旨在继续阐明体育教育的各项术语,探讨“健康与体育教育”（HPE）、“体能素养”和“优质体育教育”（QPE)等概念。因此,本章将探讨体育教育的本质、归属感和发展过程,尤其关注其与儿童全面发展的关系（参见图1.1）。本章对这些概念进行了定义,并将其置于更广泛的体育教育（PE)领域中进行阐述。此外,本章还将探讨世界各地体育课程的实践,并分析其与近期倡导“福祉”理念转变的关联。最后,本章指出了研究的不足之处：“高质量的整体性体育教育在实践中究竟是什么样的？”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和“优质体育教育（QPE）”

文献表明,健康的概念依赖于幸福感的概念,而幸福感被解释为生理、社会和心理健康之间复杂的相互关系（Garvis & Pendergast， 2014）。如前所述,生理维度与幸福感之间的联系是

© 作者 2019 T. Lynch，
《体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0-22266-6_6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一点在课程文件中有所体现（参见第43页）。澳大利亚的《国家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和概况》遵循了十项国家教育目标。
目标九是“促进学生的身体发育、个人健康和体能，并鼓励他们创造性地利用闲暇时间”。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89），这凸显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作为澳大利亚教育体系中关键学习领域的重要性。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于1991年建议为八个广泛的学习领域制定陈述和概况，其中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是其中之一（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 1994）。这有效地“重新确立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作为儿童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Dinan-Thompson， 1998，第4页）。

Bradshaw、Hoelscher 和 Richardson （2007，第 8 页）将幼儿早期福祉定义为“儿童权利的实现，以及每个儿童根据自身能力、潜能和技能充分发挥潜能的机会”。儿童福祉的重要性及其与教育中身体层面的具体联系，似乎最初是在英国的幼儿早期课程资料中被提出的。英格兰和威尔士国家课程中针对“幼儿早期基础阶段”（EYFS，0-5 岁，2008 年）的法定框架包含六个学习和发展领域，这些领域被认为同等重要且相互关联。社交与情感学习（SEL）（心理健康和福祉）占据重要地位，是这六个领域中的第一个：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报告指出，在六个学习领域中，“任何一个领域都不能孤立地进行。它们同等重要，相互依存，共同支持儿童发展的全面发展” （2008，第11页）。此外，“所有领域都必须通过有计划、有目的的游戏来进行，并平衡成人引导的活动和儿童自主发起的活动” （2008，第11页）。

如今，早期基础阶段（EYFS）法定框架已更新，优先关注三个领域，这三个领域“对于激发儿童的好奇心和学习热情，以及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建立人际关系和茁壮成长至关重要”（英国教育部， 2017，第7页）。这三个主要领域是：

·沟通和语言； ·身体发育；以及 ·个人、社交和情感发展。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幼儿发展框架（VEYDF)阐明了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学习领域与儿童福祉之间的关系和责任。对于成果三“儿童拥有强烈的幸福感”,该框架将幸福感分为两个方面（参见……）。

图1.1（第 11 页）：

·儿童在社交、情感和精神健康方面变得强大； ·儿童对自己的健康和身体健康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DEECD， 2009 年,第 23 页）。

将幸福感分为两大类对体育教育意义重大。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HPE)是课程中唯一与幸福感明确相关的学习领域,但它并非也不可能包揽所有幸福感的发展。这一表述承认,所有方面的幸福感都需要进行明确的教学。与早期基础阶段（EYFS)的理念类似,学习需要有目的地规划。Cale 和 Harris （2019,第 5 页)也支持这一观点：“只有当体育活动、体育教育和运动的体验是积极的,并且经过明确的规划和结构化以产生特定结果时,才能获得心理和社会益处。”此外,Bailey 等人（2009)通过对研究论文的回顾总结指出,体育教育所宣称的许多教育益处高度依赖于情境和教学变量。

美国国家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2007)指出
体育课程的五个前提条件：

1. 任何体育教育计划的最终目的都是帮助儿童培养技能、知识和兴趣,从而终身享受体育活动。

2. 儿童应进行与其发育水平相适应的体育活动。

3. 课间休息和体育课都是学校课程中重要的不同部分。

4. 体育活动和体育课不是一回事。
5. 体育教育和青少年体育运动有所不同（NASPE， 2007，
第 4-5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为了使体育课程在培养终身参与健康活动、从而优化身心健康方面发挥作用,学校必须实施高质量的健康、体育和运动课程（NASPE，

（2007;昆士兰州政府， 2003）。 “提高学校体育教育质量是目前有充分文献支持的最佳干预措施。”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 WA 分会， 1999 年，
第 9 页）。来自美国一项针对学生的全国性调查的研究数据（年份不详）。
4至12岁的调查显示,喜欢体育锻炼是其中一项重要因素。
影响人们参与体育活动的最重要因素
校外（Sallis、Prochaska、Taylor、Hill 和 Geraci， 1999)以及
如果学校期间剥夺了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的机会,他们就不会自愿地进行体育锻炼来弥补缺勤（Dale,Corbin，
& Dale， 1999）。

庞格拉齐指出，“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没有健康,其他一切技能都失去了意义和用处” （2000,第18页）。庞格拉齐的
有观点认为,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应该优先于其他学科/学习领域。高质量的体育课程，
它不仅没有被忽视或在学校课程中被边缘化,反而对儿童的发展起着主导作用。
小学低年级阶段,它能改善儿童的身心健康,并且
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可能性。在
健康的各个维度:生理、社交、情感、心理和精神。
虽然人们承认所有因素都很重要,但术语中明确提及的“物理”因素以及运动的价值构成了……
健康与“体育”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

> 健康与体育教育是课程中的关键学习领域。
> 它着重培养学生参与体育活动所需的运动技能和概念,使他们能够胜任且自信地参与其中。学生的知识、理解、技能和素养。
>
> 通过运动促进健康和体育教育的发展
> 终身持续参与,进而带来积极的健康。
> 结果。运动能力和自信心被视为一项重要的指标。
> 个人和社区资产需要发展、完善和重视。
> 运动学研究也为学生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 旨在提升一系列有助于身心健康的个人和社交技能及行为。（ACARA，
> 2019）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研究结果表明,要实现全面的健康与体育教育（HPE）,学生首先必须接受“体育教育”（Lynch & Soukup， 2016）。因此,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健康可以通过所有健康维度来实现,但健康与体育教育的重点在于体育的身体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体育教育是积极行为模式的基础,也是让儿童和青少年系统地参与全面健康生活方式的最佳途径” （2015,第44页）。

20世纪90年代初,澳大利亚参议院调查委员会对高质量体育课程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和认可。该调查委员会的一项建议是,应为所有儿童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机会,并要求“所有体育教育课程,特别是小学阶段的课程,应优先由合格的体育教师进行或在其监督下进行”。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年,第 xxi 页）。如今,这项建议仍然有效,因为它尚未实现；“每所小学都应该有一名具有高等教育资格的健康与体育教师,为所有学生提供体育课,并支持课堂教师让学生在整个上学日进行体育活动”（AHKA， 2019 年）。

因此,小学要开设高质量的体育健康教育课程,就需要配备专业的体育教师,或者如Cale和Harris所称的“高素质专业人员” （2019）,因为“多项澳大利亚研究表明,课堂教师缺乏开展体育教育课程的资质和信心,主要是由于教师培训不足”（Lynch 2015； Morgan & Bourke， 2005,第7页）。教师可以对学生关于体育教育价值的看法产生影响,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Solmon & Carter， 1995）,尤其是学生对体育活动的看法（Lee， 2002）。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强调“鼓励青少年参与适合其年龄、充满乐趣且形式多样的体育活动”的重要性（CDC， 2013）。此外，“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对所有儿童在发展和教学上都具有相关性”（NASPE， 2007 年,第 3 页）。

高质量的教学是任何体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在课程的设计和开发阶段,还应考虑其他方面,例如参与者的乐趣和享受（Garcia、Garcia、Floyd，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Henderson、Glancy 和 Little， 1999;英格兰体育协会， 2019;威尔士体育协会， 2015）。如果儿童喜欢通过运动进行学习,他们就会对体育活动抱有积极的态度（Henderson、Glancy 和 Little， 1999;英格兰体育协会， 2019;威尔士体育协会， 2015） ,并且“他们更容易参与其中”（Garcia 等， 2002,第 3 页）。因此，项目的实施方式对于其趣味性、吸引力和成功至关重要。

建议教师“设身处地地为孩子着想”（Morgan， 2005,第 16 页）,使游戏和体育课变得有趣,成为积极的社交体验（Pangrazi， 2000） ,这支撑了 1999 年昆士兰州 HPE 课程的社会文化方法,该方法充满了强烈的社会正义原则（QSCC， 1999）。

因此,在学生兴趣和能力各异的班级中，“乐趣”、“参与”和“投入”等要素需要惠及所有孩子;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高质量的学校体育课不仅要面向那些在运动或竞技领域表现优异的孩子,也要面向那些喜欢骑自行车、徒步旅行或游泳等个人活动的孩子：“我们需要为他们所有人提供选择”（Boss， 2000,第5页）。

体育活动对缺乏运动技能和肥胖的青少年尤其有益,因为这些孩子需要找到他们喜欢的、合适的体育活动（Pangrazi， 2000）。这种体育教育方法被称为“新体育教育”。
（Boss， 2000)强调新式健康、体育和体育课程要求教师采取社会批判的视角，“以理解‘新一代学生’和‘新时代’的背景”（Tinning， 2004,第251页）。因此,当代健康、体育和体育教师需要将批判教育学融入到他们的教学实践中（Tinning，2004）。

包容性课程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实施：“布置开放式任务,让孩子们根据自身能力不断进步;并调整传统的团队运动,缩小团队规模,让每个人都有更多机会练习技能”（Boss， 2000,第4页）。这取代了以往的接力赛或器材匮乏的大组比赛,在这些比赛中,许多孩子只能在一旁观看,等待轮到自己（Boss， 2000）。因此,课堂需要配备充足的器材来实施这种新的教学方法。参议院调查建议,体育教育的经费应与其他重点学习领域相当（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校在促进和发展儿童参与各种体育运动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Cale & Harris， 2019）。 “目前只有学校提供了一个环境,让孩子们可以体验和学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并选择最适合自己的活动”（Moore，1994,第24页）。

因此,为了在小学实施高质量的体育课程,学校必须拥有充足的设备和设施。由于实施这些课程需要一定的技能和专业知识,因此最好聘请专业的体育教师（Clarke， 2000）。

庞格拉齐列出了高质量体育课程的基本组成部分：

·遵循课程标准； ·以学生为中心,符合学生发展阶段； ·将体育活动和运动技能作为课程的核心。

克;
·教授管理技能,培养自律精神； ·促进所有学生的包容； ·强调正确的学习方法,而不是结果； ·促进终身个人健康;以及 ·教授责任感和合作精神,并促进多样性（2001 年,第 18 页）。

众所周知，“并非每个体育教育项目都是高质量的项目”。有些体育课只不过是“有组织的课间休息”（Graham、Holt-Hale 和 Parker， 1998,第 6 页），这不仅未能实现其在增强健康、体能、技能和自尊心等口号下所宣扬的诸多目标,而且常常加剧了它试图克服的问题。有人认为，“如果体育课教学不当或缺乏敏感性,它对学生的负面影响可能大于正面影响”。

（Tinning、MacDonald、Wright 和 Hickey， 2001 年,第 181 页）。

因此,体育教师需要能够教授和指导高质量的健康与体育教育课程,涵盖身体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等各个方面。Lynch (2017a)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领导力,辅以清晰的沟通和“全校参与”的方法,健康与体育教育的实施是可以实现的。Cale 和 Harris (2019, p. 13) 也提倡这一点：“具体而言,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校参与方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授健康知识将有助于年轻人将不同领域的学习联系起来。
涵盖广泛的学科。此外,我们还可以采用有助于……的教学方法。
学生们将所学知识与自身及日常生活联系起来”。

领导力确实需要教师具备体育教育领域各种教学法的知识和理解,以及以下意识:
选择最适合每种特定学习体验的方法(丁宁, 1999)。体育教师通常需要选择具有批判性、社会公正性的方法。
与传统主流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基础的体育教育教学法(侧重于动作的技术成果)不同,建构主义教学法对于对抗体育教育的弊端是必要的。

历史上一直存在的各种意识形态。

在全球范围内,学校体育课程一直受到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Colquhoun, 1991,1992; Hickey, 1995; Kirk, 1992; Kirk & Twigg, 1993; 斯克拉顿, 1990;锡宁, 1990;锡宁和菲茨克拉伦斯, 1992;镀锡等, 1993)。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育学将要求教师具备以下素质:
接受过这种教学模式培训和教育的教师(Tinning, 2004)。韦伯斯特建议“小学教师职前教育”。
包括与教学大纲内容直接相关的必修单元,并为教师提供更多专攻体育课程的机会。”
(2001 年,第 1 页)。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终身学习和多层次教育。
“体育教育是终身参与体育活动的切入点” (2015,第6页),并且是“提供所有体育活动的最有效途径”。
使儿童和青少年具备终身参与社会所需的技能、态度、价值观、知识和理解力”(2015,第6页)。总之,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定义,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应包括:

运用运动能力来构建思维、表达情感和丰富生活
理解。通过竞争与合作,学习者能够增进理解。
规则结构、惯例、价值观、绩效标准的作用
公平竞争,互相赞赏彼此不同的贡献,同时也要体会团队合作的要求和益处。此外,学习者
了解如何识别和管理风险,完成分配的任务,以及
学会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他们学会了如何应对
无论成功还是失败,以及如何根据他们的表现来评估绩效。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通过这些学习经验,QPE能够帮助学生接触到清晰、一致的价值观,并强化
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的过往成就的认识。
通过参与和表现展现亲社会行为。 （2015,第14页）

Alderman、Beighle 和 Pangrazi (2006)认为,当教师提倡“内在兴趣”时,儿
童对体育课的喜爱程度会提高。
动机、感知到的身体能力,以及创造一种以掌握为导向的学习环境
环境”（第 41 页）。

体能素养

正如Lynch和Soukup （2016)所发表的， PE和HPE这两个术语之间模糊不
清的灰色地带催生了新的概念和趋势。
为了代表和取代“体育教育”的原始含义,出现了许多术语,其中之一就是“体
能素养”。科尔宾告诉我们,体能素养
识字并不是一个新词,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提及过。
20 世纪 50 年代后期再次出现（2016 年,第 15 页）。早期对体能素养的定义
指的是能够阅读或写作（Corbin， 2016） ,但“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讲，‘识
字’意味着接受教育”（Richards， 2016,第 1 页）。
体育教育在过去一直被誉为“通过体育进行的教育”。
因此,物理层面（Corbin， 2016,第14页)与……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读写能力”和“教育”的语义（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高质量的体育教育要素被重新确立为“体能素养”这一新旧概念的关键要
素。理查兹在以下方面提出了共同的主题：
文献指出，“体能素养是一个终身学习的过程,需要不断积累。”
基本运动技能的掌握程度是核心组成部分，
它包含了促进自信行动的知识、态度和动机” （2016,第1页）。Lynch和
Soukup提出，“相比之下，
从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角度来看,体能素养（PL)顾名思义只关注一个维度。
此外，“PL尚未在国际私募股权领域定位”，
或学科内的知识体系” （2016,第19页）。Cale和Harris
（2019)确定英国的体能素养如何影响了
学校的体育活动和体育课总体上是重点。他们在书中指出：
提供对体育活动的整体视角,但同样类似于体育活动
识字教育只涉及一个方面 身体方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关于体能素养的出版物通常由政府资助的机构和部门出版,这些机构和部门往往与政府治理联系在一起,而并非总是与教育本身相关（参见第35页）。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该概念的演变,也是人们对“教育”（建构主义)和“学校教育”（行为主义)这两个术语误解的结果（参见第60页）。在澳大利亚,关于体能素养的文献有限,主要由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Richards， 2016)和国家体育研究所出版。同样,在英国,青少年体育信托基金制定了小学体能素养框架。另一个例子是加拿大的“健康积极生活与肥胖研究小组”,该小组被认为是体能素养评估领域的领导者（Corbin， 2016）。

“体能素养”一词对不同机构而言含义各异。文献指出,这可能会给教师和学生带来困惑（Corbin， 2016； Griggs， 2015； Lounsbery & McKenzie， 2015； McKenzie & Lounsbery， 2016）。Lounsbery和 McKenzie （2015,第 143-144 页)提醒,应谨慎使用“体能素养”一词,因为它容易被视为对本已模糊不清的学习领域的补充。

> “体能素养”一词被美国国家K-12体育标准采纳,既未广泛征询专业人士的意见,也未进行市场调研。迄今为止,采纳该术语的理由普遍认为,它有助于提升体育专业的地位,使其更加清晰明确,并与当前的通识教育趋势保持一致。我们完全同意体育教育需要更加清晰的界定。然而,迄今为止,尚无证据表明使用和推广“体能素养”一词会有任何益处。目前关于体能素养的同行评审出版物寥寥无几,而且没有一篇是基于数据的研究。

这种混淆也存在于教育领域。在英国,体育教育协会（AfPE)对体育的定义是基于“学校教育”的概念,而不是归属感、存在感和“受过教育”的状态：

> 学校课程安排时间内进行的有计划、循序渐进的学习,面向所有学生。这包括“学习运动”（即提高身体机能)和“运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 学习（例如通过运动学习，以及超越体育活动的各种技能和理解，例如与他人合作）。学习的背景是体育活动，儿童体验各种各样的活动，包括体育运动和舞蹈。(2016)

与澳大利亚类似，英国也实行全国统一课程，但澳大利亚幅员辽阔（与美国类似），这给各地区课程的一致性造成了诸多障碍。相比之下，英国的国土面积小得多，其全国统一课程的实施似乎也更加一致。

英格兰国家课程的关键学习领域是“体育”（2016a）。值得注意的是，该课程提倡的是高质量体育（也称为“优质体育”），而非体能素养（与美国不同），尽管如前所述，它似乎确实受到了体能素养概念的影响（参见第77页）。作为独立的学习领域，英格兰（2016b)设有个人、社会、健康和经济教育（PSHE），其中建议：

> 学校应酌情利用 PSHE 教育，在国家课程、基础学校课程和法定指导中已概述的法定内容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以下方面：毒品教育、金融教育、性与关系教育 (SRE) 以及体育活动和饮食对健康生活方式的重要性。

因此，如前所述，PSHE并非强制性课程，学校可以自主决定如何实施这些指导方针。由于PSHE是选修课，英国似乎用体能素养填补了“儿童全面健康发展”理念的空白。Jurbala （2015)的观点也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体能素养已经成为“全面发展”的替代术语。

> 麦肯齐和朗斯伯里（2016，第1页)提出疑问：“名字里有什么？它具有物质性吗？”识字难道不就是换了个名字的玫瑰吗？此外，他们还建议：

> 国际体育活动/健身专家对体能素养的定义缺乏共识。如果专家们都不确定体能素养是什么，那么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又该有多么困惑呢？许多人已经无法区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体育活动、身体素质和体育教育等术语中,再增加一个术语（体能素养)只会加剧混乱。

如前所述,简而言之,体能素养就是体育教育（Kirk， 2013）。Kirk将体能素养描述为“一种关于体育教育的哲学立场” （2013,第 975 页）。这种立场与体育教育中的整体性论述相关,并植根于包容性的理念之中。因此,体能素养的许多特征并非新颖,而是借鉴自体育教育,特别是与“高质量体育教育”和“终身体育教育”相关的文献。

根据 Lynch (2017b) 的说法， QPE：

·促进儿童身心健康 ·提供有计划、循序渐进且包容的
学习体验 ·要求所有儿童都有机会掌握基本运动技能（FMS）,最好在七岁
之前掌握 ·要求教育者具备运动基础知识

以及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文献表明,在公共政策领域乃至更广泛的社会层面，“健康与福祉”的定义、用法和功能在全球范围内存在着“显著的模糊性”（Griggs， 2015,第3页）。开篇段落中提出的观点认为,实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以促进身心健康是一项复杂且多方面的工作，而许多相关的论述（Garvis & Pendergast， 2014)进一步加剧了这一问题。第七章和第八章将探讨实践者在这方面的困惑。

如今,课堂教师被要求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却无需成为体育专家。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也与本书的前提相悖 要成为健康与福祉专家,也必须是体能方面的专家。在小学内外,体能方面的支持和实施“如何”进行,这个问题与“为什么”必须继续将小学作为重点关注对象息息相关 学校是实现“包容性优质体育教育”的关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参考

澳大利亚健康儿童协会 (2019)。澳大利亚健康儿童协会提高儿童身体活动的三大优先事项。检索自http://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resources/。

Alderman, B.、Beighle, A. 和 Pangrazi, R. (2006)。增强动力体育教育。《体育教育、娱乐与舞蹈杂志》,77 (2),41–51. https://doi.org/10.1080/07303084.2006.10597828。

澳大利亚健康、体育和娱乐委员会（ACHPER-WA分会）。(1999)。行动规划:为什么要教授体育?克莱尔蒙特,西澳大利亚州:ACHPER（西澳大利亚州分会）。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管理局。(2019)。澳大利亚课程健康与体育教育提案。检索日期:来自https://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f-10-curriculum/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key-ideas/。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89年4月)。十项共同且经协商一致的国家教育标准澳大利亚教育目标: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会议记录会议地点:塔斯马尼亚州霍巴特。

澳大利亚教育委员会。(1994)。澳大利亚学校健康与体育教育声明。维多利亚州卡尔顿:课程公司。

Bailey, R.、Armour, K.、Kirk, D.、Jess, M.、Pickup, I. 和 Sandford, R. (2009)。体育教育和学校运动所宣称的教育益处:学术评论。《教育研究论文集》,24,1-27 。

Boss, S. (2000). 体育课的复兴。在“新体育课”中,每个孩子都能成功。不仅仅是运动员。西北教育杂志,6 (1),14-21。

Bradshaw, J., Hoelscher, P., & Richardson, D. (2007).比较经合组织国家的儿童福祉:概念和方法（Innocenti 工作论文第 1999-1999 页）。2006–03）。佛罗伦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因诺琴蒂研究中心。

Cale, L. 和 Harris, J. (2019)。在学校推广积极的生活方式。香槟市,IL:Human Kinetics。

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2013)。综合学校体育活动计划:学校指南。摘自https://www.cdc.gov/healthyschools/physicalactivity/pdf/13_242620-A_CSPAP_SchoolPhysActivityPrograms_Final_508_12192013.pdf。

Clarke, D. (2000年12月4-7日)。拯救我们的灵魂免于前滚翻:一项关于小学教育学士学生对前滚翻的认知和效能水平的调查在教授个人发展、健康和体育教育（PDHPE)方面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K-6 年级背景。论文发表于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墨尔本。

Colquhoun, D. (1991). 基于健康的体育、健康主义意识形态和受害者有罪论。体育教育评论,14（1）,5-13。

Colquhoun, D. (1992). 技术官僚理性与体育课程的医学化。体育教育评论， 15(1),5-11。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堪培拉: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 (2016). 体能素养对研究和实践的影响:评述。 《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87,14-27。https : //doi.org/10.1080/02701367.2016.1124722 。

Dale, D., Corbin, CB, & Dale, KS (1999). 限制学生在校期间的活动机会:学生是否会在放学后通过增加体育活动量来弥补？ 《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1(3)，240–248。

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2008)。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为0至5岁儿童的学习、发展和保育设定标准。英国诺丁汉:英国儿童、学校和家庭部。

英国教育部。(2017)。早期基础阶段法定框架:为0至5岁儿童的学习、发展和保育设定标准。检索自 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96629/EYFS_STATUTORY_FRAMEWORK_2017.pdf 。

教育和幼儿发展部（DEECD）。（2009）。维多利亚州0至8岁儿童早期学习和发展框架。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幼儿教育和发展部。

Dinan-Thompson, M. (1998 年 11 月 29 日至 12 月 3 日)。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政策的构建与重建。在阿德莱德举行的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协会会议上发表的论文。

Garcia, C., Garcia, L., Floyd, J., & Lawson, J. (2002). 通过幼儿运动计划改善公众健康。体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3(1),27-31。

Garvis, S. 和 Pendergast, D. (2014)。儿童时期的健康与福祉。Port 。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剑桥大学出版社。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Graham, G.、Holt-Hale, SA 和 Parker, M. (1998)。儿童运动:体育教学的反思方法（第 4 版）。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Mayfield。

Griggs, G. (2015).理解小学体育教育。伦敦:Routledge。

Henderson, K., Glancy, M., & Little, S. (1999). 让体育活动充满乐趣。体育教育、娱乐与舞蹈杂志， 70(8),43-45,49。

Hickey, C. (1995). 体育教育可以算是体育教育吗？ ACHPER 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2(3),4-7。

Jurbala, P. (2015). 什么是真正的体能素养？ Quest, 67, 367–383. https://doi.org/10.1080/00336297.2015.1084341。

柯克,D.（1992）。体育教育、话语与意识形态:揭示隐藏的将课程纳入视野。Quest ,44,35-36 。

Kirk, D. (2013). 体育教育中的教育价值和基于模型的实践。教育哲学与理论,45,973–986。https : //doi.org/10.1080/00131857.2013.785352 。

Kirk, D. 和 Twigg, K. (1993)。澳大利亚学校体育训练的军事化:初级学员训练计划的兴起和消亡,1911-1931 年。教育史， 22(4),319-414。

Lee, AM (2002). 促进高质量的学校体育教育:探究问题的根源。运动与锻炼研究季刊， 73(2),118-125。

Lounsbery, M., & McKenzie, T. (2015). 身体素养和身体教育:换个名字也一样好吗?运动与健康科学杂志， 4,139–144。https ://doi.org/10.1016/j.jshs.2015.02.002。

Lynch, T. (2015). 健康与体育教育 (HPE):在小学中的实施。国际教育研究杂志，70(c),88–100。https ://doi.org/10.1016/j.ijer.2015.02.003。

Lynch, T. (2017a). 体育教师如何成为健康与体育教师?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2017b). 体育教育:通过运动和运动技能发展儿童的健康和福祉。载于 S. Garvis 和 D. Pendergast (编),儿童健康与福祉（第 2 版,第 77-94 页）。墨尔本，维多利亚州:剑桥出版社。

Lynch, T., & Soukup, GJ (2016). “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Cogent Education, 3(1), 1217-8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

McKenzie, T. 和 Lounsbery, M. (2016)。体能素养与玫瑰:莎士比亚会怎么说?体能活动计划联盟评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活动与健康， 2. 摘自http://www.physicalactivityplan.org/ commentaries/McKenzie.html。

Moore, D. (1994 年秋季)。学校体育和体育教育面临的挑战。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41(1/143)，23-28。

Morgan, G. (2005).耶稣是个好运动员。澳大利亚天主教徒， 13(1), 16。

Morgan, P., & Bourke, S. (2005). 对职前教师和小学教师对体育教学信心和体育教师教育的看法调查。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 52(1),7-13。

美国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 (NASPE)。(2007)。小学体育教育的适当教学实践指南:美国体育与体育教育协会的立场声明（第3版）。弗吉尼亚州雷斯顿:NASPE。

Pangrazi, R. (2000).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 （2）,18-21。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
（第13版）。波士顿,马萨诸塞州:Allyn & Bacon出版社。

昆士兰州政府。(2003)。昆士兰州活力计划:儿童和青少年。布里斯班:昆士兰州政府印刷局。

昆士兰学校课程委员会。(1999)。健康与体育教育初始在职培训材料。布里斯班:昆士兰教育出版服务公司。

Richards, R. (2016).体能素养与运动。堪培拉:澳大利亚体育委员会-
使命。

Sallis, JF、Prochaska, JJ、Taylor, WC、Hill, JO 和 Geraci, JC (1999)。
全国 4 至 12 年级男孩和女孩身体活动的相关因素。健康心理学， 18(4),410–415。

Scraton, S. (1990).性别与体育教育。吉朗,维多利亚州:迪肯大学出版社。
大学出版社。

Solmon, MA 和 Carter, JA (1995)。幼儿园和一年级学生对一位老师课堂体育课的看法。小学杂志， 95(4)，355-365。

英格兰体育协会。(2019)。积极生活儿童和青少年调查 对运动和身体活动的态度（2017/18 学年）。检索自https://www.sportengland.org/media/13851/active-lives-children-survey-2017-18-attitudes-report.pdf。

威尔士体育协会。(2015)。学校体育调查,国家现状:沉迷体育。检索自http://sport.wales/research–policy/surveys-and-statistics/school-sport-survey.aspx。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Tinning, R. (1990).意识形态与体育教育:打开潘多拉魔盒。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1999).体育教育教学法:Pauline的故事。吉朗，
VIC: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体育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241-253。

Tinning, R., & Fitzclarence, L. (1992). 后现代青年文化与澳大利亚中学体育教育危机。Quest , 44 (3), 287–303。

Tinning, R., Kirk, D., & Evans, J. (1993). 健康主义与日常体育教育。载于迪肯大学（编），《体育教育中的批判性课程视角:读本》 （第 77-94 页）。维多利亚州吉朗:迪肯印刷服务公司。

Tinning, R., MacDonald, D., Wright, J., & Hickey, C. (2001).成为一名体育教师:当代和持久的问题。新南威尔士州弗伦奇斯福里斯特:澳大利亚培生教育出版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